

文藝工作社 ★ 工人文叢

新生活的歷程

勞榮著

文 化 工 作 社

工 作 文 叢

【第 二 輯】

2

新 生 的 歷 程

勞 榮 著

一 九 五 〇 年 十 一 月 印 行

目次

第一輯

沈案雜寫.....三

戲劇用語雜話.....九

「無國遊民」與「迷途的羔羊」.....一七

第二輯

民族魂.....二三

悼威爾斯.....二六

德來塞和他底「堡壘」.....三二

還鄉雜記.....四三

新港浮雕·····	七五
惠特曼短論·····	八四
一九四七年的亞洲·····	九〇
「同心共死」·····	一一八
三腳貓博士讀報札記·····	一二五
美國反動派迫害宗教與新聞自由的一樁公案·····	一三四
「詩創造」第二年·····	一四六
國際輔助語與民族語的遠景·····	一五七
第三輯	
新生的歷程·····	一七三
消毒與防毒·····	一七七
意志·理性·勞動·····	一八二

「新生命」啓示的科學前途·····	一八七
「新生命」二三事·····	一九三
和平神腳下的妖魔·····	一九八
「時間老人」·····	二〇一
鮮明的對比·····	二〇四
斯達漢諾夫和斯達漢諾夫運動·····	二〇六
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李大釗·····	二一七
希特勒幽靈在美國·····	二二九
人民的文藝功臣·····	二三四
我們知道應該怎樣熱愛祖國了·····	二四三
世界語與國際主義·····	二五〇
蘇聯電影三十週年隨筆·····	二五五

爲了孩子們·····	二六七
謠言的根源·····	二七四
看挖河歸來·····	二七七
關於亞歷山大·龔查爾·····	二八四
美國人民創造着新的歷史·····	二八八
黨這樣改造了王家珍·····	二九二
拔掉它的狼牙，削去它的魔爪·····	二九九
悼念應端賢·····	三〇四
編後記·····	三一—

第一輯

沈案雜寫

平靜的天堂——蘇州，六月十一日的前夜，牠底胸懷陡然緊張起來。一些上海來的「特殊人物」，「撩亂了牠平靜的情緒。闔門一帶的旅館，陸續增加了意外的旅客。每個人感到些異樣的感覺，不知是高興呢還是期望？蘇州飯店對面，一家粥店的夥計，抹着汗涔涔的額頭，睜着好奇的眼睛說：「爲什麼今天街上穿西裝的上海客人特別多呢？」一個櫃上管錢的老闆娘，不假思索地回答他道：「明天是上海提來的七個救國會領袖開審了哪。」

明天——這日子在每個人民心頭翻滾着各種不相同的面貌，而使得平靜的天堂有點不寧靜了。

明天，終於來了——六月十一日，這撩亂天堂寧靜的日子。從上午十時

起，鎮撫司前，高等法院前的街道上，散紮着荷槍實彈的軍警的步哨。步哨是雙崗，而且佈得很密，彷彿不到十家門面就是一崗。比這些崗位更稠密的，是萬頭鑽動的人民。——他們一樣的在站崗。他們的崗直佈到全國的角角落落，直到關外。

鎮撫司前吳曾義律師公館裏，聚集了二十多個律師，正午十二時，這大批律師成隊的向高等法院出發了，一時感到黃包車的極度缺乏，只聽見街上到處在叫喊着：「黃包車，黃包車！」

高等法院門前，正沸騰着，汹涌着被臨時禁止旁聽拒絕在門外的人們。當事人的家屬們，煩躁地雜在憤怒的羣衆中間彳亍着。

「什麼理由呢？他媽的！」到處在這麼責問。

「有什麼理由可說，這是命令呀！」有人刁皮地說。

「據說，理由是有的，說是上海來了幾個『友邦』人。」另外一個人加以補充。

「唔，所以要出命令了，『友邦』人來了，出命令是免不了的，好忠心的……！」那人還是憤世嫉俗似地。

「不，聽說理由是歐陽予倩要帶大批人來搗亂法庭。」一個人又來了更正。

「哪裏，只是院方昨夜接到上海三千幾百個市民署名的請願書，上面有歐陽予倩的名字，這些老爺都是天生的神經衰弱，所以怕了。」

「什麼請願書呢？」

「還不是要求法院憑公宣告無罪的請願書。」

在洶湧的人潮中，穿黃制服的公務人員在分發大公報。

「請大家看今天的社論，不要錢，奉送。」他一面分發，一面說明。

但這好像在火上加了油，人羣中憤慨的情緒更高漲了。

「媽的，狗屁，這無恥的報紙！」

一個女孩子憤恨地，粗野地把看着的大公報擲在地上，並且故意踏了幾

脚。

「真幼稚，這有什麼值得氣恨呢？該知道，這就是傳聲筒，也還是狗頭軍師呵！」她的同伴立刻批評她的舉動。

但擲掉那報紙的可不只她一人。

「他們爲什麼不把立報，申報，也發一發呢？」也是女子的聲音在高

叫。

○ 那時的「申報」，「立報」是進步的；那時「大公報」卻替國民黨反動派說話，誣蔑救國會「七君子」與整個救亡運動。——一九五〇年，七月，加註。

「我們自己去買來發！」也是女子的聲音在提議。

這提議立刻得到了廣大的同情。但交涉旁聽的一位老先生從法院出來，把這計劃衝破了，大家都圍住了他。嘴巴和眼睛都對他發「？」號：「交涉結果怎樣？」

「家屬有希望了。」他說。

「那末，其他旁聽的呢？」許多焦急迫切的聲音。

「家屬也是沈老先生他們爭來的，旁的人沒辦法。」

「怎麼呢？」

「沈老先生等知道了家屬也禁止旁聽，他們認為如果屬實，就絕對不說一句話，聽憑他們判罪。」

「那末，沒有羣衆旁聽，他們不也可以不發言嗎？」拿着旁聽券的一般人都這麼說了。

終於，在高等法院門外，站了一大批被拒絕的旁聽者。裏面有上海趕去的張菊生先生等五位六七十歲的老人家，也有十六七歲的孩子，在門外鵠立着。

法庭內，兩大排白領黑衣的律師對着五個法官。他們的中間，站着七個正氣凜然的被告。兩邊是黃衣「武士」。旁聽座內只有少數的家屬。

在檢察官急促浮躁的陳述起訴理由以後，第一個被審問的是沈鈞儒先生。「態度和平，主張堅決，」沈老先生在審問中完全實踐了他的這理論。接着是一個一個氣昂昂的被告，用他們磅礴偉大的精神，慷慨堅決的言詞，打動了每一個人的心，但不知道是不是也打動了審問者的心呢？我不知道。

一九三七，七月。上海。

戲劇用語雜話

幾個朋友聚在一塊，總是哇啦哇啦的爭論隨嘴拾來的問題。有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爭噪起來，問題是爲了打算組織一個劇社而引起來的。對於戲劇，我是門外漢，所以我只是默默地聽着。閒着沒勁，我就記錄着他們底說話。過後想想，這爭論也許有一點意義的，把牠整理出來投給「語文」吧！底下就是我底記錄。

A：組織劇社，我贊成！

B：贊成，有的是人！問題是怎樣去做。

C：第一是要我們這六個人會說國語，這就是一個極大的難關……

A：那不要緊，可以請人教的，我底幾句國語，教小學生，他們也得到國

語演說底獎品呢，這是可以對付的。

（靜默）

D：我想，我們既然是上海人，並且打算演給本地人看，那就用上海話好了……

A：那倒是很滑稽的！

D：過去的話劇，我覺得太高貴了，不但內容，一般人不曉得；他們底說話也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聽懂的。看話劇的人差不多完全是我們這一般自命不凡的人，以及藉此消遣的所謂中上流人士。一般老百姓要去看話劇，其他一切先不說，你要叫他們聽懂演員底一口漂亮國語就是難事，我們何必去走那條路呢？

B：你倒是大享，不說自己不會說國語，卻說人家聽不懂國語，哈，哈，哈！

A：話劇不用國語那倒也是別開生面！

D：我是說正經話。真的，我們決定用上海話來演劇吧：第一，我們用上海話演出的時候，我們可以盡量發揮我們底表演才能，不必再爲了彎着舌頭死記台詞而受牠可能有的影響了。第二，我們舞台上說的話就是觀衆自己底話，一定對觀衆更親切，更能打動觀衆。第三，這的確是「別開生面，」我們應該努力開闢一條話劇運動底新的途徑：用大衆自己底言語，做大衆看的戲。

E：你這話很對。過去的戲劇實在跟大衆相差太遠了。叫這裏的一個農民去看一下「雷雨」看，他會受到哥兒小姐一樣的感動嗎？我想是不會的。國語的對話實在不是一般農工大衆所能理解的。

A：照你們這樣說，國語簡直不能作戲劇用語了，可是現在所有的劇團卻不曾聽說用過方言上演，這又怎麼解釋呢？

E：因爲人多少總有點惰性，往往跟着既成習慣走，最初的話劇用語是國